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第二十一回 逢惡獸唐生被難 施神槍魏女解圍

話說多九公指著九頭鳥道：「此鳥古人謂之『鶻鵒』，一身逆毛，甚是兇惡。不知鳳凰手下那個出來招架？」登時西林飛出一隻小鳥，白頸紅嘴，一身青翠，走至山岡，望著九頭鳥鳴了幾聲，宛如狗吠。九頭鳥一聞此聲，早已抱頭鼠竄，騰空而去。此鳥退入西林，林之洋道：「這鳥為甚不是禽鳴，倒學狗叫？俺看他油嘴滑舌，南腔北調，到底算個甚麼！可笑這九頭鳥枉自又高又大，聽得一聲狗叫，它就跑了，原來小鳥這等利害！」多九公道：「此禽名叫『鶻鵒』。又名『天狗』。這九頭鳥本有□首，不知何時被犬咬去一個，其項至今流血。血滴人家，最為不祥。如聞其聲，須令狗叫，他即逃走。因其畏犬，所以古人有『捩狗耳襪之』之法。」只見鶻鵒林內攆出一隻駝鳥，身高八尺，狀似橐駝，其色蒼黑，翅廣丈餘，兩隻駝蹄，奔至山岡，吼叫連聲，四林也飛出一鳥，赤眼紅嘴，一身白毛，尾長丈二，身高四尺，尾上有勺，其大如斗，走至山岡，與駝鳥鬥在一處。林之洋道：「這尾上有勺的倒也異樣。俺們捉幾個送給無腸國，他必歡喜。」唐敖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他們得了這鳥，既可當菜大嚼，再把尾子取下作為盛飯盛羹的勺子，豈不好麼？」唐敖道：「怪不得古人言：『駝鳥之卵，其大如甕。』原來其形竟有如許之大！這尾上有勺的，他比駝鳥，一個身高八尺，一個身高四尺，大小懸殊，何能爭鬥？豈非自討苦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鳥名喚『鸚勺』。他既敢與駝鳥相鬥，自然也就非凡。」鸚勺鬥未數合，豎起長尾，一連幾勺，打的駝鳥前攆後跳，聲如牛吼。東林又跳出一隻禿鷲，身高八尺，長頸身青，頭禿無毛，攆至山岡。林之洋道：「忽然鬧出和尚來了。」西邊林內也飛出一鳥，渾身碧綠，一條豬尾，長有丈六，身高四尺，一隻長足，跳躍而出，攆至山岡，掄起豬尾，如皮鞭一般，對著禿鷲一連幾尾，把個禿頭打的鮮血淋漓，吼叫連聲。林之洋道：「這個和尚今日老大吃虧，怪不得大人國的和尚不肯削髮，他怕禿頭吃苦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原來『跣踵』出來爭鬥。他這豬尾，隨你勇鳥也敵他不過，看來鶻鵒又要大敗了。」那邊百舌敵不住鳴鳥，早已飛回東林；禿鷲被打不過，騰空而去；駝鳥兩翅受傷，逃回本林。只聽鶻鵒大叫幾聲，帶著無數怪鳥，奔至山岡；西林也有許多大鳥飛出；登時鬥成一團。那鸚勺掄起大勺，跣踵舞起豬尾，一起一落，打的落花流水。正在難解難分，忽聽東邊山上，猶如千軍萬馬之聲，塵土飛空，山搖地動，密密層層，不知一群甚麼，狂奔而來。登時眾鳥飛騰，鳳凰鶻鵒，也都逃竄。三人聽了，忙躲桐林深處，細細偷看。原來是群野獸，從東奔來：為首其狀如虎，一身青毛，鉤爪鋸牙，弭耳昂鼻，目光加電，聲吼如雷；一條長尾，尾上茸毛，其大如斗；走到鳳凰所棲林內，吼了兩聲，帶著許多怪獸，渾身血跡，攆了進去。隨後一群怪獸趕來，也是血跡淋漓，走至鶻鵒所棲林內，也都攆入。為首一獸：渾身青黃，其體似麕，其尾似牛，其足似馬，頭生一角。唐敖道：「請教九公：這個獨角獸自然是麒麟，西邊那頭青獸可是狻猊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西林正是狻猊，大約又來騷擾，所以麒麟帶著眾獸趕來。」

只見狻猊喘息片時，將身立起，口中叫了兩聲。旁邊攆出一隻野豬，扇著兩耳，一步三搖，倒像奉令一般，走到跟前，將頭伸出，送到狻猊口邊；狻猊嗅了一嗅，吼了一聲，把嘴一張，咬下豬頭，隨將野豬吃入腹中。林之洋道：「這個野豬，據俺看來：生的甚覺怪吝，那是真心請客，他的意思，不過虛讓一讓，那知狻猊並不推辭，竟自啖了。原來狻猊腹饑，大概吃飽就要爭鬥了。」正自指手畫腳，談論狻猊，不意手中那個細鳥，忽又鳴聲震耳，連忙伸手亂搖，那肯住聲。狻猊聽了，把頭揚起，順著聲音望了一望，只聽大吼一聲，帶著許多野獸，一齊奔來。三人嚇的四處奔逃。多九公喊道：「林兄！還不放槍救命，等待何時！」林之洋跑的氣喘吁吁，棄了細鳥，迎著眾獸放了一槍。雖然打倒兩個，無奈眾獸密密層層，毫無畏懼，仍舊奔來。多九公道：「我的林兄！難道放不得第二槍麼！」林之洋戰戰兢兢，又放一槍；好象火上澆油，眾獸更都如飛而至。林之洋不覺放聲哭道：「只顧要看撕鬥，那知狻猊腹饑，要吃俺肉！無腎國以土當飯，他是以人當飯！俺聞秀才窮酸，狻猊如怕酸物倒牙，九公同妹夫還可躲這災難，就只苦殺俺了！頃刻就到跟前，只要大口一張，就吞到腹中！這狻猊肚腸不知可象無腸國？但願吞了隨即通過，俺還有命；若不通過，存在裡面，就要悶殺了！」唐敖正朝前奔，只覺身後鳴聲震耳，回頭一看，狻猊正離不遠，竟向身後撲來。不由手慌腳亂，無計可施，說聲「不好」，一時著急，將身一縱，就如飛舞一般，攆在空中。眾獸都向多、林二人撲去。二人惟有叫苦，左右亂跑，忽聽山頂上呱刺刺如雷鳴一般，響了一聲，一道黑煙，比箭還急，直奔狻猊；狻猊將身縱起，方才避過；轉眼間，又是一聲響亮，狻猊躲避不及，登時打落山上。眾獸撇了多、林二人，都來保護狻猊。只聽呱刺刺、呱刺刺、……響亮連聲，黑煙亂冒，塵土飛空，滿山響聲不絕，四周煙霧迷漫。那個響聲，如雨點一般，滾將出來，把些怪獸打的屍橫遍地，四處奔逃，霎時無蹤。麒麟帶著眾獸，也都逃竄了。

唐敖落下。林之洋跑來道：「妹夫當日吃了躡空草，攆的高高的，有處躲避；竟把俺們撇了！幸虧俺有槍神救命；若不遇著槍神，只怕俺同九公久已變成狻猊的濁氣了。」唐敖道：「當日小弟在東口山，手捧石碑，還能攆空，今日若將二位馱在肩上，大約也可攆高；無奈你們相離過遠，狻猊緊跟身後，那裡還敢遲延。舅兄只顧要將細鳥帶回船去，剛才被他這陣亂叫，以致眾獸聞風而至，幾乎性命不保。」多九公也走來道：「這陣連珠槍好不利害！若非打倒狻猊，眾獸豈能散去。此時煙霧漸散，我們前去找那放槍之人，以便拜謝。」只見山岡走下一個獵戶，身穿青布箭衣，肩上擔著鳥槍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年紀不過□四五歲。雖是獵戶打扮，舉止甚覺秀雅。三人忙上前下拜道：「多謝壯士救命之恩！請教尊姓？貴鄉何處？」獵戶還禮道：「小子姓魏，天朝人氏，因避難寄居於此。請教三位老丈尊姓？從何到此？」多、林二人把名姓說了。唐敖付道：「當初魏思溫、薛仲璋二位哥哥都以連珠槍出名，自從敬業兄弟兵敗，聞得俱逃海外。此人莫非思溫哥哥之子？待我問他一聲。」因說道：「當日天朝有位姓魏的，官名思溫，慣用連珠槍，天下馳名，壯士可是一家？」

獵戶道：「這是先父。老丈何以得知？」唐敖道：「誰知壯士卻是思溫哥哥之子！不意竟於此處相會！」於是將名姓說明，又把當日結盟及被參各話細說一遍。獵戶忙下拜道：「原來卻是唐叔叔到此，姪女不知，萬望恕罪！」唐敖還禮道：「賢姪請起。為何自稱姪女？這是何故？」獵戶道：「姪女名喚紫櫻，哥哥名魏武。因敬業叔叔遇難，父親無處存身，帶領家眷，逃至此地。本山向有狻猊，常與麒麟爭鬥，傷損田苗，甚至出來傷人，附近居民，屢受其害。向來雖有獵戶，奈此獸極其狡猾，目力甚遠，一聞槍聲，即攆高逃避，非連珠槍不能捉獲。因此聘請父親，在此驅除野獸。歷來打死狻猊不計其數。前歲父親去世，雖將哥哥照舊延請，奈身弱多病，不能辛苦；若將此業棄了，無以為生。幸姪女幼年學得此槍，只得男裝，權承此業，以養寡母。連日因眾獸爭鬥，惟恐傷人，正要擒拿狻猊，不想得遇叔叔。剛才狻猊緊在叔叔身後，我看著只管著急，不敢動手。虧得叔叔朝上一攆，這才得空，放了一槍；若再稍遲一步，只怕叔叔性命難保。但是將身一縱，就能攆高，若非神靈護佑，何能如此？真是吉人天相！當日父親臨危有遺書一封，命我兄妹日後投奔嶺南托叔叔照應，此書現在家中，就請叔叔過去一看，以便獻茶。」唐敖道：「多年未見萬氏嫂嫂之面，今在海外，自應前去拜見。不意思溫哥哥今已去世，竟不能一見，好不令人心酸。」當時三人同魏紫櫻越過山頭，向魏家而來。唐敖付道：「我自到海外，凡遇各山異域，莫不上去瀏覽。原想遵著夢神之話，尋訪名花；誰知至今一無所見，倒與這些女子有緣，每每歧路相逢，卻也奇怪。」不多時，到了魏家，只見四處安設強弓弩箭。齊進客廳，魏紫櫻進內通知萬氏夫人同魏武出來，彼此見禮。唐敖看那魏武，雖然滿面病容，生的倒也清秀，魏紫櫻把父親遺書呈出。唐敖拆開，上面寫的無非叮囑「俯念結義之情，諸事照應」的話。看罷，歎息一番，將書收過。萬氏道：「賤妾自從丈夫去世，原想攜了遺書，帶著兒女，投奔叔叔。因本地鄉鄰懼怕野獸，再三挽留；兼之家鄉近來不知可還緝捕餘黨，惟恐被害，不敢前去。今幸叔叔到此。我家現在六親無靠，故鄉舉目無親，除叔叔外，別無可托之人。將來尚懇俯念丈夫結義之情，務望攜帶，倘能仍回故土，就是我丈夫在九泉之下，也感大德了。」唐敖道：「緝捕之事，相隔□餘年，久已淡了。日後小弟海外回來，自然奉請嫂嫂並姪兒姪女同回故鄉；況今日姪女如此大德，豈敢相忘！嫂嫂只管放心！」於是又問問日用薪水。原來此處民人因魏家父子驅除野獸，感念其德，供應極厚，每年除衣

食外，頗有盈餘。唐敖聽了，這才放心。隨將身邊帶著散碎銀子，送給魏紫櫻為脂粉之用。又囑魏武帶至魏思溫靈前，拈香下拜慟哭一場，辭別回船。

次日，到了白民國。林之洋發了許多綢緞海菜去賣。唐敖來邀九公上去遊玩。多九公道：「此處人煙甚廣，地方富厚，語言也與我們相同。無如老夫與他無緣，每到此地，不是有事，就是抱病。今日叨光同去走走，卻也難得。」一齊登岸，走了數里，只見各處俱是白壤，遠遠有幾座小嶺，都是一色礬石，田中種著蕎麥，遍地開著白花；雖有幾個農人在那裡耕田，因離的過遠，面貌看不明白，惟見一色白衣。不多時，進了王城，步過銀橋，四處房舍店面接連不斷，俱是粉壁高牆；人來人往，作買作賣，熱鬧非凡。那些國人，無老無少，個個面白如玉，唇似塗朱，再映著兩道彎眉，一雙俊目，莫不美貌異常。而且俱是白衣白帽，一概綾羅打扮極其素淨；腕上都戴著金鐲，手中拿著香珠；身上掛著玳瑁小刀、戳紗荷包、打子兒的扇套、雙飛燕的汗巾，還有許多翡翠瑪瑙玩器。所穿衣服，大約都用異香熏過，遠遠就覺芳馨撲鼻。唐敖此時如入山陰道上，目不暇給，一面看著，一面贊不絕口道：「如此美貌，再配這些穿戴，真是風流蓋世！海外各國人物，大約以此為最了。」再看兩邊店面，接連連，都是酒肆、飯館、香店、銀局。綢緞綾羅，堆積如山；衣冠鞋襪，擺列無數。其餘羊牛豬犬，雞鴨魚蝦，諸般海菜，各種點心，不一而足。真是：吃的，喝的，穿的，戴的，無一不精，無一不備。滿街滿巷，那股酒肉之香，竟可上徹霄漢。

只見林之洋同一水手從綢緞店出來。多九公迎著問道：「林兄貨物可曾得利？」林之洋滿面歡容道：「俺今日托二位福氣，賣了許多貨物，利息也好。少刻回去，多買酒肉奉請。如今還有幾樣腰巾、荷包零星貨物，要到前面巷內找個大戶人家賣去。俺們何不一同走走？」唐敖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林之洋隨命水手把所賣銀錢先送上船，順便買些酒肉帶去，自己提了包袱，同唐、多二人進了前面巷子。林之洋道：「好了，前面那個高大門樓，想是大戶人家。」走到門前，適值裡面走出一個絕美後生。林之洋說知來意，那後生道：「既有寶貨，何不請進，我家先生正要買哩。」三人剛要舉步，只見門旁貼著一張白紙，上寫「學塾」兩個大字。唐敖一見，不覺吃了一嚇道：「九公！原來此處卻是學館！」多九公看了，也嚇一跳，又不好退回，只得走進。那後生見他們進來，先到裡面通信去了。唐敖向多九公道：「此處國人生的清俊，其天姿聰慧，博覽群書，可想而知。我們進去，須比黑齒國加倍留神才好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何必留神。據俺愚見：總是給他『弗得知』。」

三人進內，來到廳堂。裡面坐著一位先生，戴著玳瑁邊的眼鏡，約有四旬光景。還有四五個學生，都在二句上下，一個個品貌絕美，衣帽鮮明，那先生也是一個美丈夫。裡面詩書滿架，筆墨如林。廳堂當中懸一玉匾，上寫「學海文林」四個泥金大字。兩旁掛一副粉箋對聯，寫的是：研六經以訓世，括萬妙而為師。

唐敖同多九公見了這樣規模，不但腳下輕輕舉步，並且連鼻子氣也不敢出。唐敖輕輕說道：「這才是大邦人物！一切氣概，與眾不同。相形之下，我們又覺有些俗氣了。」走進廳堂，也不敢冒昧行禮，只好侍立一旁。先生坐在上面，手裡拿著香珠，把三人看了一看，望著唐敖招手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！那個書生走進來！」唐敖聽見先生把他叫作「書生」，不知怎樣被他看作形藏，這一驚吃的不小！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